

晴日暖风生麦气

张玉虎

小满种谷话耨耩

今天是小满,种谷雀儿(布谷鸟)叫得欢实起来了,地处北纬38度的太原农村,就到了种谷子的时候了。如今商品流通发达,平川地区的农村种谷子的少之又少了,村民丧葬仪式上“插旗旗”需要一些谷草时,都得到远处的山区去买。在小农经济时代,农民种什么,才能吃什么,谷子是家家户户必种的作物。因此,一到小满,种谷子的耨儿就忙起来了。说到这里,想起了各项农活中技术含量最高的项目——摇耨儿和帮耨儿了。

山西中部农民的口语中,许多器物的后面都要加上一个“儿”字,耨就被称作耨儿。耨儿从大架子上看去,很像一个敞开双臂准备与人拥抱的“人”,它的各个部件在农民的口中有了与人体各部位相同的名称:“耨头”,是位于耨身最高处的一根横梁,摇耨的“大把式”把住耨头来回摇晃,一是控制出籽量大小,二是控制播种的深浅,三是控制田垄弯直。摇耨下种,关乎庄稼人一年的收成,是种田中的高技术行当,一般人是不敢问津的,只有那些技术精湛、经验老到的成熟农民,才敢当此重任;中间装着的一个大漏斗叫“耨肚”,那是一个放种子的箱子,“耨肚”的后面还有一个狭长的籽眼,有一块活动的小木板可以使其随大随小,以控制出籽的多少;为了让从籽眼里出来的种子均匀地分布在各条田垄内,在籽眼和送籽筒中间还巧妙地加了一个叫作“打籽蛋”的东西,那是用一根细绳子吊起来的一个圆形重物,大部分的耨儿上是吊一个铃铛,那铃铛随着“耨头”的摆动而同“耨头”反方向摆动着,不但把从籽眼里出来的种子打均匀,而且还给单调的体力劳动增加了悦耳动听的音乐,使枯燥的劳动变得轻松起来,浪漫起来。“耨肚”两旁,还有两条像敞开的双臂般的长木杆叫耨延杆,是为套牲畜准备的。

与籽眼相接的就是“耨腿”了。播种时,为适应不同作物的行距要求,耨儿分两条腿和三条腿两种,两条腿的耨儿一次可种两垄庄稼,行距为一尺一寸,主要用于播种高粱、玉米等高秆稀植作物;三条腿耨儿一次可种三垄,行距为六七寸,主要用于播种小麦、谷子等矮秆密植作物。在耨儿每条“腿”的末端,装有一个叫作“耨鞋鞋”的小型犁铧,用于破土开沟,“耨腿”则是中空の木筒,“耨鞋鞋”分开土后,从籽眼里出来又被“打籽蛋”打匀的种子便从木筒中掉下来,落于“耨鞋鞋”后面的湿土之上,随后就被拥回来的土壤上了。

用耨儿下种,是需要两个人协作完成的,一个是摇耨儿的,前面已说过,那是要有技术的人干的;还有一个帮耨儿的,主要任务是在前面拢住拉耨儿的牲畜,以使

它平稳笔直地前行,这个帮字便给他定了性,意即他的地位次要,是帮耨耨儿的人完成播种任务的。可是,要让耨儿平稳笔直地前行也不容易,我们村里就出过一个帮耨儿的笑话。

那是在1949年以前吧,我们村里有父子二人到地里种谷子,摇耨儿的自然是父亲占元,他自恃祖上曾中过进士,干什么事也想出人头地,可自身却没有多少功夫,帮耨儿的儿子炳生,却是那种“老实一半憨”的人物,和别人在一起干活总是惟命是从,你说咋干就咋干,何况这次又是在他“家严”的手下帮耨儿。那天拉耨的牲畜是从邻居家借的一条不听使唤的骡驴,他家的地又没有整好,平平的地面下暗藏着许多硬坷垃。到了田头,把种子倒在耨肚里,牲畜套在耨延杆中,就开始从南边的田埂边往上种了。炳生害怕牲畜走不稳走不直遭父亲的骂,就用左手把牲畜的缰绳拽得死死地,右手还牢牢地抚住牲畜的脖子,没想到那头驴却犟得很,你越是拉得紧,它越是扛得硬,炳生和毛驴比起犟劲儿来,耨儿就走得不稳当了。后面的占元由于地里坷垃多,耨身跳得不好控制,两眼紧盯着籽眼,也顾不上瞅其他,嘴里却是一会儿喊“往里!往里!”一会儿又喊“往外!往外!”炳生在前面不敢怠慢,听到“往里”,就紧紧地往怀里拉缰绳,听到“往外”就用劲往外推毛驴的脖子,走起来要多别扭有多别扭。颠颠簸簸跌跌撞撞总算种到了地头。当父子二人喝住毛驴要掉头时,才发现三条耨沟从南边的田埂下起步,在田中央扭了好几个“麻花”,最后拐到北边的田埂下来了,耨肚里本来够种两趟的种子也所剩无几。老占元没有反省自己的问题,却责怪起了儿子:“你这耨儿是怎么帮的呢?南畔子底认上垄子走到北畔子底下来了?”儿子委屈地说:“你说往里我就往里,你说往外我就往外,这还能怨我吗?”“你长的眼出气哩?”“你不是也长得眼哩吗!”老子一听儿子竟敢顶嘴,恼羞成怒:“啊呀!你比我还理哩,没法子活了,跳井去呀!”说着就往不远处的大口井上跑去,儿子吓得哭起来。多亏附近劳动的乡邻们过来劝住,才没有让事态恶化。后来,炳生去给一个乡邻干力气活儿,那个乡邻替他帮耨儿,才总算是种完了地。

现在,农民养牲畜的越来越少了,用牲畜拉耨儿的也就基本没有了。大块种地时,都用播种机,偶尔用耨儿种小片地时,也不用牲畜拉,有时用手扶拖拉机,有时干脆人拉,我还见过有人用摩托车拉耨儿的,觉得不伦不类,十分可笑。

会摇耨儿的技术人才是越来越少了,帮耨儿这样的农事,也没人干了。

小满习俗

小满是进入夏季时段的第二个节气。山西中部地区,比陕西南部和晋南地区纬度靠北,无霜期较短,过冬入春后的回暖也较晚。晋南地区的小麦割芒种,我们这里的小麦得等夏至过后,入伏之前才能收割,时间要晚半个月左右。用农民们话说,叫作晚一个节令。因此,我们这里的小麦,到小满的时候,并未达到“小满”的程度,本地的农谚云:“立夏麦定胎,小满麦挑旗”。也就是说小满的时候,我们这里的麦子刚刚秀齐,才开始灌浆。这段时期,也是小麦田间管理的重要阶段,不但要及时灌溉,以保证生长期有充足的水分,还应注意防止各种病虫害的发生。太原郊区的农谚还有“三月三的风,四月四的雨,麦子黑蛋谷儿瘪(bi)”这样的说法,说明小满时期小麦田间管理的重要性。

小满节令还有祭祀“三车之神”的习俗。这三车是哪三车呢?在各地说法不一。有的地方说是“牛车、水车、纺车”,有的地方则说是“牛车、水车、油车”。不管是哪三车,都是与农耕生产有关系的车,是与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维系的。

过去,因没有温室大棚等先进的农业设施,北方人一冬天就以秋储的白菜、萝卜、土豆为主要菜品,一冬天也吃不到新鲜蔬菜,到了“干春期”就更没有蔬菜可吃了。因此流传下了小满节到野地里挖“苦苦菜”的习俗。“苦苦菜”这种称呼全国都有,但所指植物各有不同。据资料记载,苦苦菜属的植物有九种,分别是苦苣菜、苣荬菜、花叶滇苦菜、短裂苦苣菜、长裂苦苣菜、南苦苣菜、全叶苦苣菜、续断菊、沼生苦苣菜。太原南部地区的人们把第五种长裂苦苣菜当作野菜采来食用。不过,百姓口头不会说它的学名,也拒绝了那个苦字,将其称作甜苣菜。

图片来源:百度网

人物

从林场到教室,她的人生道路就这样发生了转折。也就从这一年起,她开始在三尺讲台上教书育人,再也没有离开。

林场工人的孩子,在山野里跑习惯了,大多都很调皮,一年四季,总喜欢往山间、河谷、森林跑,打鸟、摸鱼、采野果成了他们的日常游戏。要把这样一群孩子的心思从大自然里拉回来,把他们教好,让他们考出一个不差的成绩,该有多难啊。

怎么办?严格要求,耐心细致,多学多练。

自从走上讲台的那一年开始,张桂梅就开始琢磨课本,琢磨学生。她花费了很多精力在教书上,想尽办法让孩子们在课堂上更加专心地听讲,

多做一些作业,多在学校里停留;在校园里多给孩子们一些关心,多一些师生之间的交流。

慢慢地,在张桂梅和孩子们的共同努力下,孩子们的进步有了明显进步。然而,张桂梅是一个不满足于现状的人。虽然,她带出来的毕业班,考试成绩还不错,但她还是觉得有些力不从心,效果不是很理想。于是,到大学里去深造的念头,闪现在张桂梅的心头。

在这段时间里,张桂梅认识了一个叫董玉汉的白族小伙子,也是林场子弟学校的老师。二人相识,相知,相爱。张桂梅,一个千里迢迢而来的东北姑娘,在这里找到了她的人生伴侣。

1988年,张桂梅调到

希望出版社

17

陈洪金 著



《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》节选

大理,在董玉汉的家乡喜洲一中工作。新的学校要求老师具备更加系统完备的学科知识,她终于下定决心要再去读书了!

当时,甸甸县所在的迪庆藏族自治州没有实施高等教育的师范学校,张桂梅通过考试,考取的是与迪庆隔着一条金沙江的丽江教育学院中文专业。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17

赵树义 著

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人这一生,不就是去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吗?

正所谓,一个字足以让人心动,一个名足以让人魂牵梦萦。

沁者,渗入、浸润、汲水、头向下垂、纳入水中也。沁从水从心,心为内,水从内部渗透而出,俨然一种写作方式,何其美哉!

更何况,沁之外,还有源!

沁源古为冀州之域,春秋为晋之地,战国前期属韩,后期属赵,秦属上党郡。西汉置县,初名谷远,王莽朝改谷近,三国为魏之地,晋废县,属上党郡。北魏始名沁源,因沁河之源而得名。《山海经·北山经》记曰:“又北二百里,曰谿谷之山,其上多松柏,有金玉。沁水出焉,南流注于河。”谿谷山即羊头山,河即黄河。郦道元《水经注》也云:“沁水即少水也,或言出谷远县羊头山世靡谷。三源奇注,迳泻一隍。又南会三水,历落出,左右近溪,参差翼注之也。”

古人有记,循迹前往。古人无记,径往。自在山水之间,何关乎古今?抬头西望,太阳将要

落山,松林之上,枫树林铺满半个天边。风徐徐自滩涂起,自水面起,好似亲人唤我回家。

起身,掸一下身上灰尘,准备离去。

一只大鸟在树枝间跳来跳去,形似乌鸦,尾巴却差不多是身形的两倍。如此夸张的比例倒是与它周身的色彩很搭配:红嘴,黑头,上体蓝色,下体浅蓝灰,尾羽中间蓝紫,末端黑白相接。尾巴很长有尾巴很长的道理,羽色最美有羽色最美的缘由,但肯定不因为它体型足够大。

那是一只红嘴蓝鹊,它好像被我的注视惊到了,突地发出一声哨哨,从树上鱼贯而下,红腿前伸,滑翔中猛然一个大回环,转身向另一棵树飞去。

纪实

连载